六藝之一錄

一

六藝之一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藝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illegible]章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六藝之一録　　藝術類一 書畫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六藝之一録四百六卷續編十四卷

國朝倪濤撰濤有周易蛾術已著録其平生篤志嗜學年幾百歲猶著書不輟貧不能得人繕寫皆手自抄録及其家婦女助成之是編

猶出其親纂凡分六集一曰金器款識二曰刻石文字三曰法帖論述四曰古今書體五曰歴朝書論六曰歴朝書譜凡六書之異同八法之變化以及刋刻墨跡之源流得失載籍所具者無不裒輯其間祗録前人成說不以已意論斷或有彼此異論舛互難合者亦兩存其說以待後人之決擇葢自古論書者唐以前遺文緒論惟張彥遠法書要録為詳

若唐以後論書之語則未有賅備於是者矣雖採摭既多所録不必盡雅條目太廣為例亦未能悉純然排比貫串上下二千餘年洪纖悉具實為書家之總彙梗柟杞梓萃於鄧林不以榛楛勿翦為病也所著別有文德翼傭吹録註及刋削酈道元水經註今皆未見其本不知存佚然傳此一編其餘亦不必計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

金器款識一 鼎銘

鼎總說

錢塘倪濤撰

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援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黄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

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窓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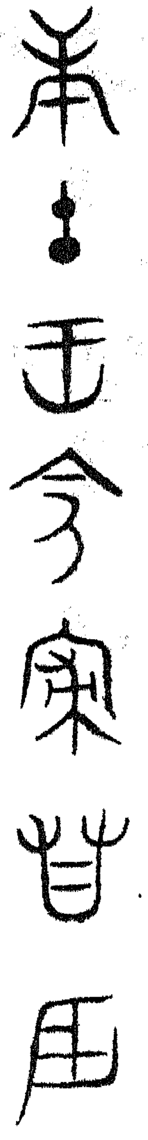
饕餮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盉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頙鼎之至大金銀錯鼎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

公之弟曰乙齊悼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
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頃之臣有丑
父名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
如形之圜者如父癸季娟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
銘乃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
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
爲淫巧以法度爲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
後已是以沈子作盉而銘曰寶尊盉金父作敦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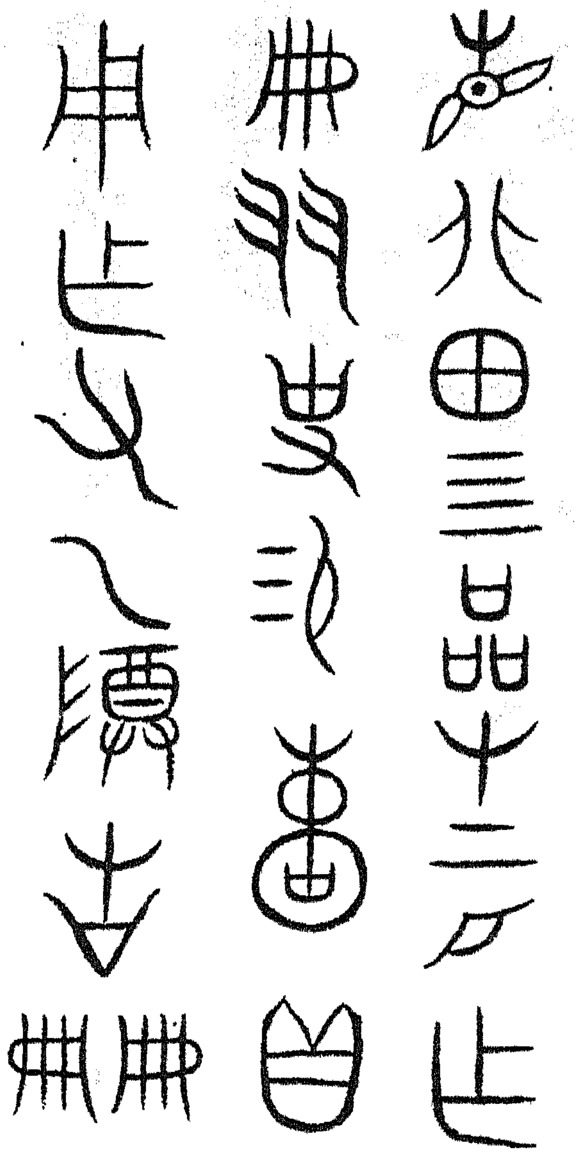
曰尊敦父已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言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鴈婦作鬲而銘之曰彝父辛作卣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邱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

一而總謂之樂耳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爲銘者又不可不辨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爲時而出者莫知其極惟考製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欵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

商父乙鼎



庚午王命寢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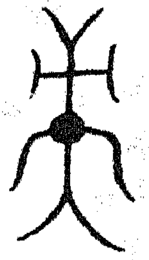
見𤰔四品十二月作
册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彝册册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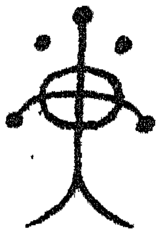
說文曰房星為辰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
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
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
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
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
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
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
知其為何乙也博古圖

此鼎制作最古而銘言最奇特篆尤高雅商器皆簡此又最文可稱第一 墨林快事

庚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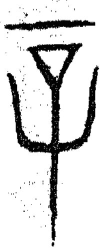
鐘鼎款識



博古圖

右按李氏古器錄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此庚乃有垂實之象許慎記古語雖著其義今商器多象其形信漢儒著書自有原本耳 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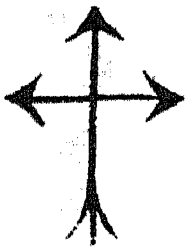
辛鼎



辛

有辛鼎銘亦止一字　按陶隱居刀劍錄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八年九月歲次甲辰也鐘鼎款識

癸鼎



癸

右癸有紐徙而未連之象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

草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爲近故書畫未分耳

鐘鼎款識

按史記夏商未有謚其君皆以甲乙爲號此三鼎疑皆夏商之器呂大臨考古圖

自庚至癸一體每變以大而文有加庚癸二字與說文小異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庚作甬無垂實之象此本字乃有之今癸作[illegible]具四屮而此癸字一屮三包癸次丑而居寅之前有紐而未達之

彖 李氏古器錄

庚鼎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癸鼎　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其一以庚名之許慎曰庚者秋時萬物庚庚

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焉其一則為癸而癸之字今從四出此癸則一出三包盖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盖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出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為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出焉自漢揚雄許慎博羣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奥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班固詩

雒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金眼角鬣尾龍事畧具象物之法雅而不迫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劒錄云夏孔甲采牛首山鐵鑄一劒銘甲則一字之銘遒乎夏商要非周物也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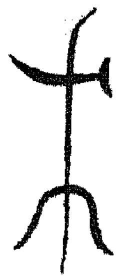
商癸鼎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屮而此癸則一屮而三包蓋癸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丑相次

萬物至此紐而未達屮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為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赭暈斕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爍然若精金豈班固所謂雒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熇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者耶紹興內府古器評

子鼎一

子

子鼎二



子
作立戈形

右二銘同兩後一鼎作立戈形蓋子為父作鼎也鐘鼎款識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為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

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為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凝綠在商器中稍加文益其盛時物也（博古圖前鼎跋）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畧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寶用俾無失墜之意也（古器評）

瞿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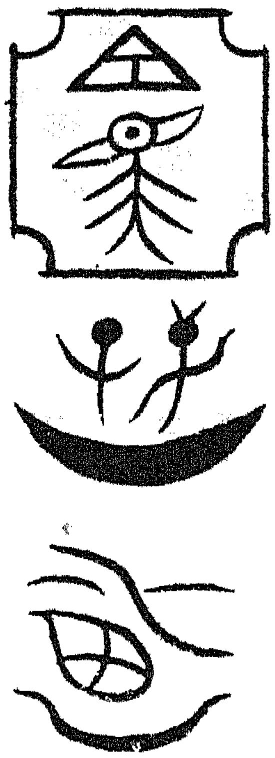
瞿父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未詳其為誰也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腹徑五寸二分口徑五寸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為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為商器也博古圖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古器評

名夫鼎



亞形中名夫 于 辛：月廼

名夫者於經傳無所考商冊命鼎亦著此名也 鐘鼎款識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

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識名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册命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名夫是亦廟器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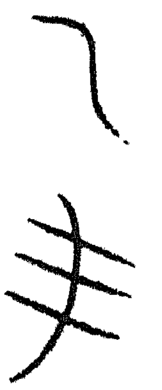
册命鼎

昔周穆王命畢公丙曰作册畢則册命者爲册書以命之也鐘鼎款識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字

昔周穆王命畢公丙曰作册畢則册命者爲册書以命之也亞形內名夫二字丙繼之以室則爲廟器也抑又明矣博古圖

商乙毛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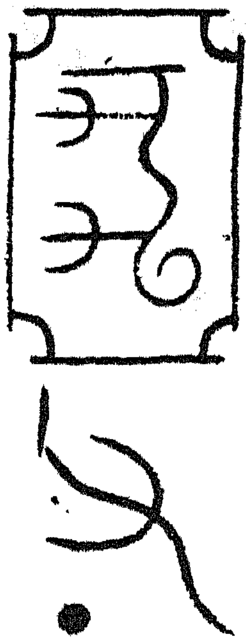
乙毛

右鼎銘曰乙毛博古云是蓋毛羨之用於是乙毛目之然以予考之毛其姓乙乃其號耳（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薦享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無所不用故昔人謂轂不

熟曰飢蔬不熟曰饉則蔬亦飲食間所重是爵蓋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令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蟬紋脰飾饕餮間之雷雲亦以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以哉博古圖

商亞虎父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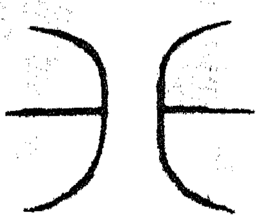
亞形中虎　父丁

右鼎銘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亞室者
廟室也父丁者商君之號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三寸
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
分闊四寸六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
字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兩亞室者廟
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為宗廟
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

義如司尊彛用虎彛以為追享之器葢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彛云博古圖

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曰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彛用虎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於此歟古器評

商公非鼎



非

按史記有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作此鼎者當為公非無疑矣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為

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為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為公非矣博古圖

禾父己鼎

禾父己

銘曰禾父己禾則象禾之形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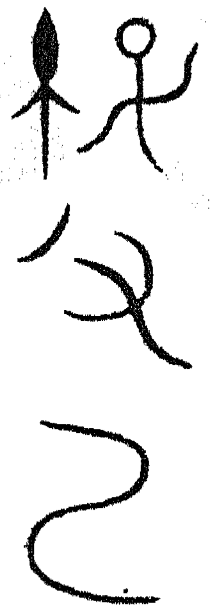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兩

三足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曰父已後世傳習之
謬而以斝彝畫禾稼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
自來矣父已商已也今所收父已彝而一字持戟形
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
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
鏤與父已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博古圖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作父已歷觀商器類
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

耳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文則

商之雍已也古器評

商持刀父已鼎鍾鼎款識作子父已鼎



子形持刀父已博古圖

子父已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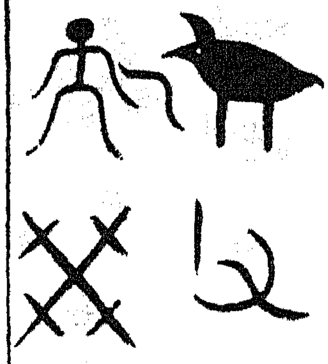
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

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爲尊神凡於祭

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
之與卣悉著此焉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
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
入舞則執干戚至於籍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每
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迹其商世曰父已者雍已也
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已者乃其弟
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嚌則執鸞刀是也父已則雍已耳紹興古器評

商父癸鼎一 鍾鼎款識作兕父癸鼎



兕 父

子 執 弓 癸

銘作子執弓者謂其有武功也旁作象形兕鍾鼎款識

商父癸鼎二

戈貝　穿
父癸

鐘鼎款識云立戈形

銘曰子父癸蓋子爲父癸作此鼎子作立戈之狀鐘鼎

款識

商父癸鼎一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

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

二升三合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旁作兕形昔人嘗取

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圖賛曰皮充武備

角助文德古人取諸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弓狀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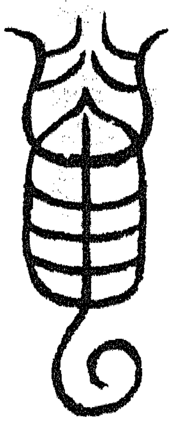
射之禮必寓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

豈無意乎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謂父癸尊者作

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横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

執戈器之畫戈為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博古圖

商蠆鼎



蠆 博古圖云象形

按此鼎銘蠆象形篆也博古錄云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以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故銘之於鼎也鐘鼎款識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

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 而注謂象形則 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之三年鄭獻公蠆立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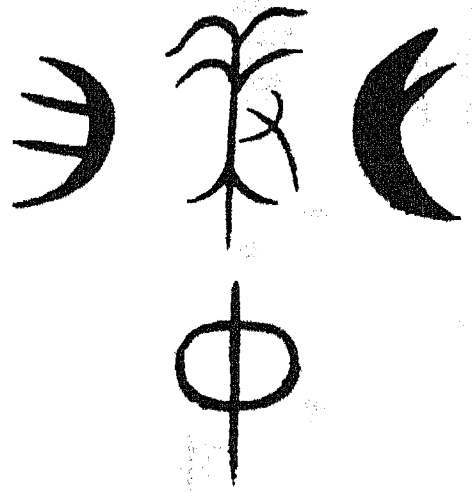
右蠆鼎銘藏秘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云卽

古文蠆字 金石錄

祕閣有蠆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蠆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

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萬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萬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耳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切則蠍具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蠆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萬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商秉仲鼎



○秉仲○

秉仲者書傳無考然字畫奇古兩旁二字亦左右相戾有折木之意蓋鼎之為字下從折木耳鍾鼎款識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

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秉作秉從又從禾比上一字作秝以象禾又以為又乃秉字也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精練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博古圖

商夔鼎

夔作尊
寶彝

夔乃作鼎者之名耳此鼎也而謂之彝蓋彝者法度之器非六彝之彝也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爲絢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器也博古圖

商若癸鼎

癸兩手執物形丁

亞形中若父甲

乙立旗形丁

右鼎銘於亞形中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斾之勢於左旌其位也又作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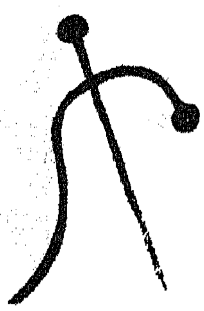
手亙執物狀於右以着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昭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從於太常則至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旂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与已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為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為配合在商言其畧故凡彝器止言其日若商敦言己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己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内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内祭皆内事故用柔日

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祭言甲者剛日
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令所蔵器
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
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
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
頗古真商盛時器也博古圖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斾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
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

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紹興古器評

商象形饕餮鼎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欵識純古髣髴饕餮

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為號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為鼎者悉以此為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實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則商之為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博古圖

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愚謂銘字疑是戊蓋乙鼎庚鼎之屬考古圖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貝為魚蠆鼎以 為蠆之類皆是書法饕餮貪獸也自商至周凡為彝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何哉紹興古器評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為蠆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為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為龍形之類於觚者為

蛙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同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為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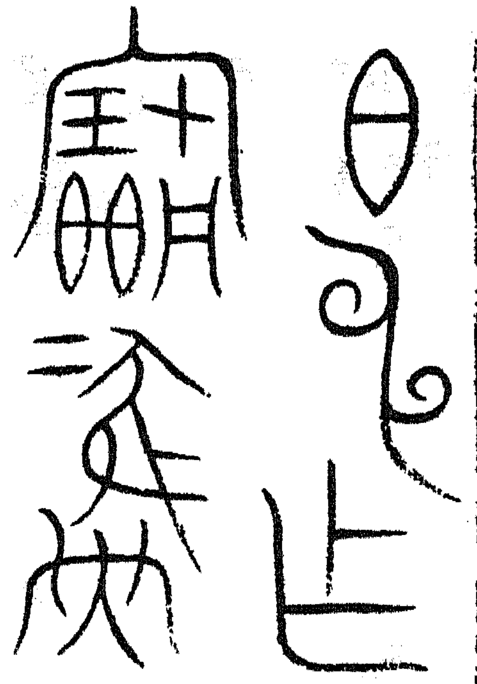
商魚鼎 鍾鼎款識云月魚基鼎

月魚基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

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
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
故商有月星尊日星甗者是各以其類而為之器是
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
其類於物耳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
為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為薦物之几蓋
象形也博古圖

商伯申鼎



伯申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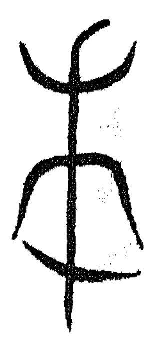
伯申經傳無所見蓋不得而考矣鍾鼎款識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

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屬而此獨通體純素制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為乎（博古圖）

伯申索諸經傳詑無可考然觀其通體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惟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黯漬為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紹興古器評）

商立戈鼎



立戈形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博古圖

商立戈父甲鼎

立戈形 父 甲

銘曰子父甲蓋子為父甲作此鼎也鐘鼎款識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

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

兩三足銘三字博古圖

橫戈父癸鼎鍾鼎款識作孫父癸鼎

子孫父癸

右銘子之字作橫戈亦立戈之意也鍾鼎款識

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

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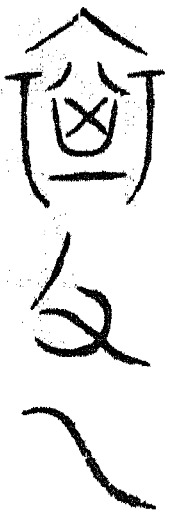
兩三足銘四字禹後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
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甗有立戈甗於尊則有立戈
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
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
矣其取爲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
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
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
於失我古人託意茲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閒孫

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爲
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爲古國名故高平昌
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
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爲甲父
則是以國名變商號矣遷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
博古
圖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爲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
爲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

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之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託意玆亦深矣

紹興古
器評

商綦鼎 鍾鼎款識云基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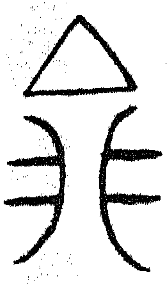
綦父乙

銘曰綦父乙蓋綦國名也鐘鼎款識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素隱起雲雷狀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呂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呂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呂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也豈比所謂

父乙者哉況周人作銘文字以備此鼎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音釋者以綦爲其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爲據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爲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爲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博古圖

象形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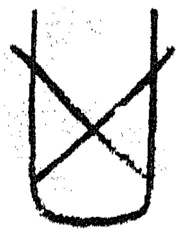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製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鼑爲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見於大夫始鼎作鼑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鼑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爲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囗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一則成象一則

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者飪也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戾有析木之義深得古書之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新不窮之義博古圖

箕鼎



右鼎銘古器物銘并淮陽石刻並考作箕字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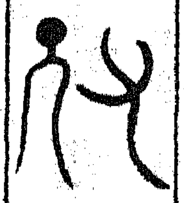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

篆為質在籀為期在文古為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式深重與薑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字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為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為周秦間寶器也嘗考於古齊公孫竈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為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為宴器者歟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河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

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亓或體爲尊王存又爲丌古書亦無以爲廿者惟顧野王以廿爲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廿爲其葢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絶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味鍾銘與季姜敿盂及石鼓皆從廿爲其則林之説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臆説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廣川書跋

父子鼎



父子

鼎名曰父子蓋爲父作此鼎而言其父子者亦子子孫孫相承之意鐘鼎欵識

商乙鼎

乙作

右鼎銘曰乙作蓋作器者乙也鐘鼎欵識

右得於鄴郡亶甲城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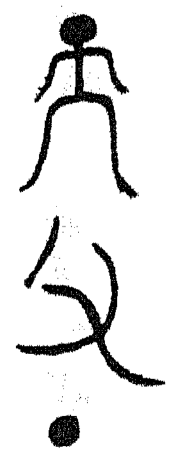
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器也呂氏考古圖

寶鼎

作寶

右寶鼎銘曰作寶班固詩云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殆是鼎耶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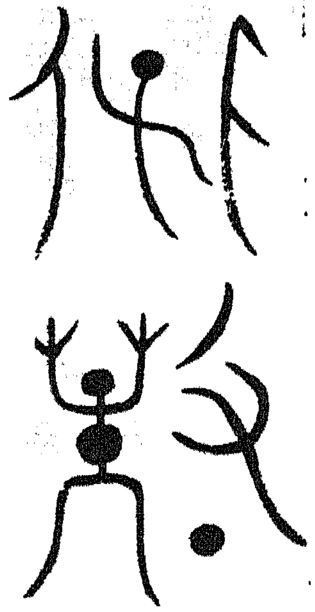
子父丁鼎



子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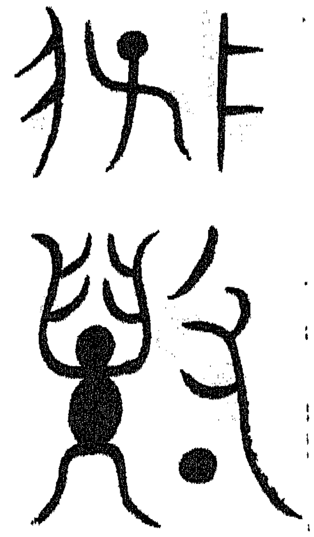
右銘曰子父丁蓋子為父丁作此鼎耳　鐘鼎款識

商子孫父丁鼎一



執　父丁
孫　刀　子

商子孫父丁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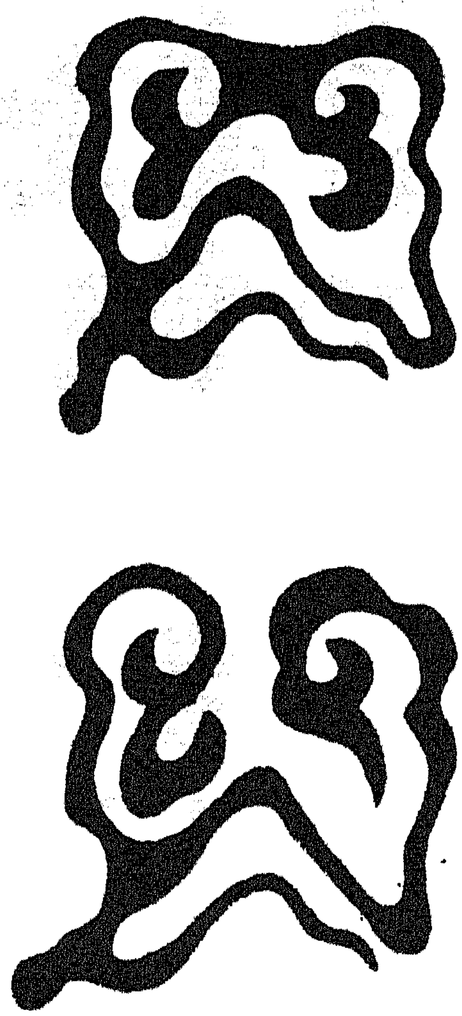
父丁
祈孫　子

右二銘前一器上一字作持刀之狀者孫也蓋子與

孫同為父丁作此祭享之器耳後一器上一字曰祈

有貽厥子孫之意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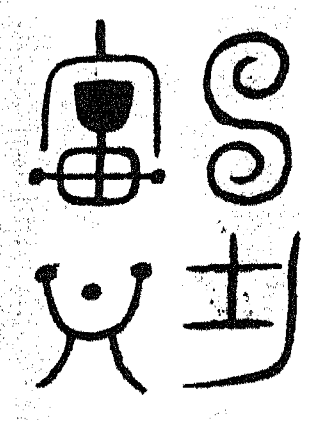
濟南鼎



右二銘字畫奇怪未容訓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

耳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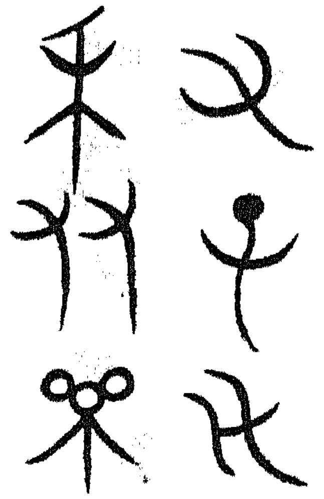
商申鼎



申作
寶鼎

銘曰申作寶鼎申乃作鼎者之名也鐘鼎款識

商足跡父子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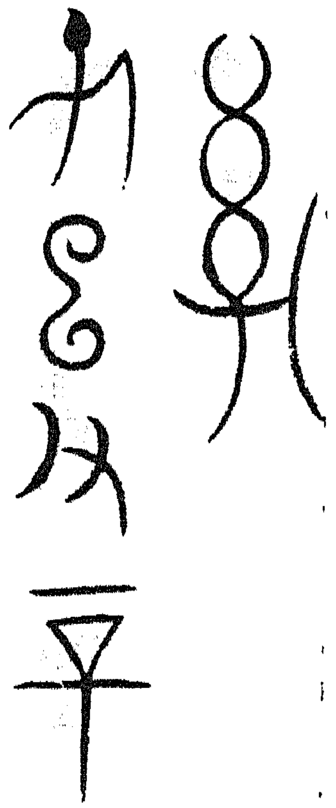
足跡 子作
禾 父鼎

右銘上作足跡之狀又言父子作禾鼎蓋父子同作

此鼎也鐘鼎款識

足跡者言能繼跡於父祖也同上

商衛父辛鼎



衛

子孫父辛

衛與辛同蓋作器者之名也辛與子孫同作父辛祭享之器耳鐘鼎款識

商父子鼎

丁寶鼎

作父

右銘上一字未詳乃作器者之名也鐘鼎款識

商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叙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着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

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叙而伯不配甫者亦
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
然廣川書跋

六藝之一錄卷一

六藝之一錄卷二　　錢塘倪濤撰

金器款識二

周文王鼎

魯公作文
王尊彝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三寸八分

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
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四足銘七
字按鹵字許氏說文云從西省象鹽形鹵即魯字也
古尚書魯作旅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
皐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
之今尊傍加阝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
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王
聲也今彝其首作彑者乃王也其左作黑者象米形

也右作8者系也下作冂者卄也魯公者周公也文
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
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則知
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
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
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
雅以謂禺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

其鼻蓋取其有智袞冕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竒古可愛足以冠周器腐儒挾持異端輙稱墟墓之物以請罪焉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望遏朋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博古圖

右文王尊彝銘紹聖間宗室仲忽獲此器以獻有旨下祕閣考驗而館中諸人皆以為後世詐偽之物不當進于御府於是仲忽坐罰金然其器猶藏祕閣初仲忽以器銘上一字與小篆卣字相類遂讀為魯因以文王為周之文王曰此魯公伯禽享文王廟器也其言頗近乎夸故當時疑以為偽然兹器制作精妙文字奇古決非偽物識者當能辨之惟遂以為魯公器者初無所據爾

古人多以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皐繆作穆之類不可槩舉知此則以鹵為魯葢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紹興古器評

周晉姜鼎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

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妄寧經雍明德宣邲我

猷用招所辟辟妻揚乃光

烈虔不墜譖覃亭以尊我

萬民嘉遣我錫虎賁千兩

勿廢文侯顛命畀貫通弘

征緌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廷

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

作惠為亟萬年無彊用享

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韓城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
君晉邦余不　安寧巠雝明德宣　我猷用　所辭
辟　劉虔不　吕寵我萬民嘉遣我
錫鹵賚千兩勿灋文侯顤令畀　征綏　堅
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
蘄　釁壽作惠　亟萬年無疆用　德畯保其子孫
三壽是利　右原文釋文原文既得鼎韓城遺予以
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

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父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父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

楊南仲云嘉祐己亥歲馮翊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右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

蔡襄云得原父鼎器銘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書畫譜

晉姜鼎以令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
律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
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權量
輕重多寡也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先
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
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
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
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季

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腸腊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音香牛臛也臐音熏羊臛也膮音寮豕臛也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為膚鼎惟鼎則享備體

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廣川書跋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征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追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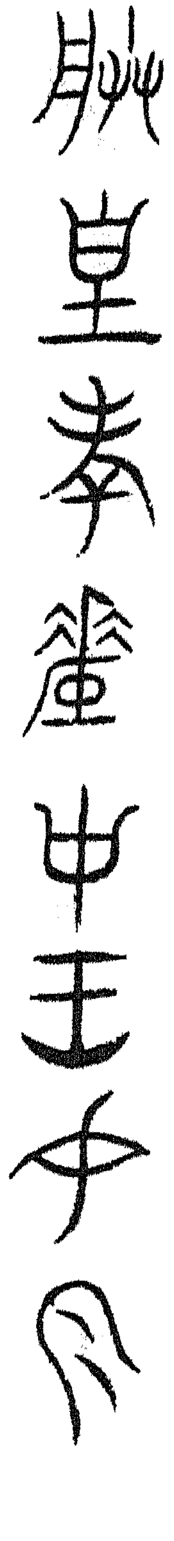
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丙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歟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絶可以爲一時之冠也博古圖

周伯碩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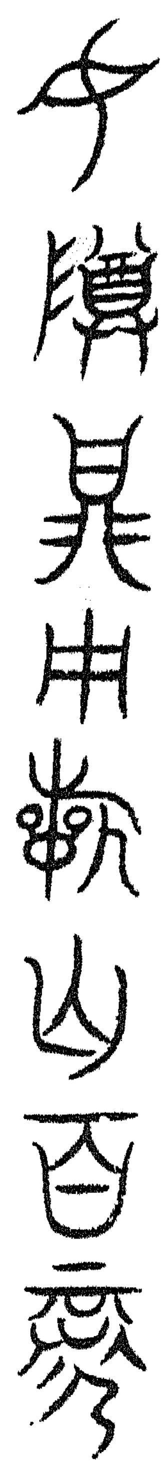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史伯碩父追孝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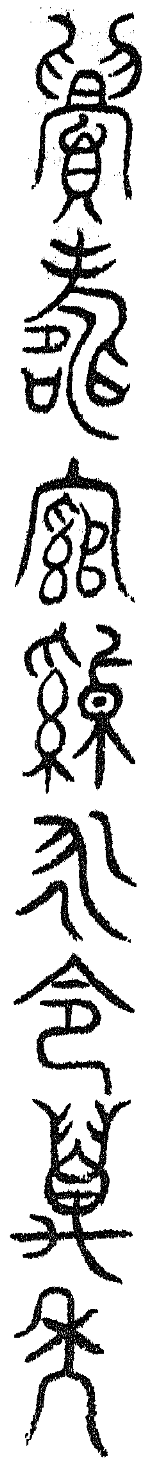
朕皇考釐仲王母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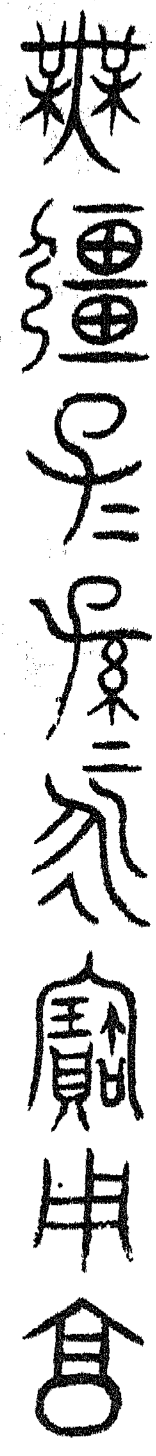
母尊鼎用祈匄百祿



眉壽綰綽永命萬年



無疆子二孫二永寶用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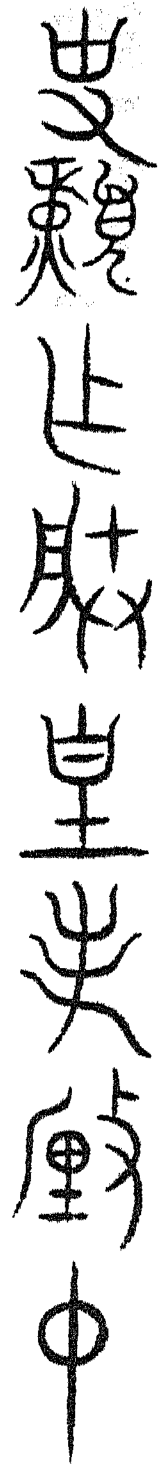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
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
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
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
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
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
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
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

用昭孝享於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

博古圖

周史頙鼎



史頙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乳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祈丐眉壽永命

令終頊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

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二斗六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三足銘四十三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為飾曰史頊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頊則言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畧器有大小不害其為同實一時之物博古圖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

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八分徑尺有九寸六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秙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已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已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為丁子周戳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葢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

用柔則亦以剛為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為土戊為土生己為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伯以史伯為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為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頵鼎名同其皇考舟母彧以碩父為頵字者雖然必闕 與其字為配

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顈或與碩父為兄弟此不可得而知矣今鼎二以[illegible]仲為皇考以舟母為王母[illegible]蓋王父則以舟為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為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為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廣川書跋

史伯碩父鼎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

以上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

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

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

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

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葢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

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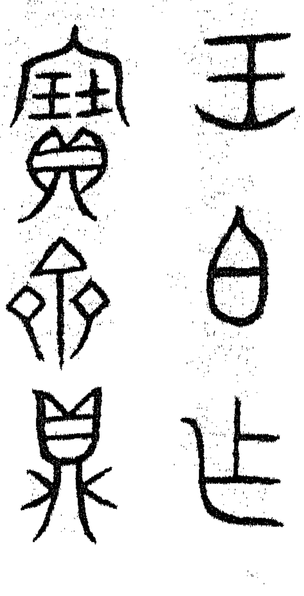
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頵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

鼎欵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頵者蓋碩父之名三鼎
之文互相見爾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
史趙辛以官為氏故碩父之名與氏皆冠以史曰伯
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
之臣有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
父虢公也未嘗為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
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
也古文周與舟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

周之姜任太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鑵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令先鑵仲而後周母則鑵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為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已子以已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戩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已子是也或曰戊與已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已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已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已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保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啓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東觀餘論

周王伯鼎



王伯作
寶齍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五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諡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為諡則王不可

為謚以為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為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克商之後亦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為王之伯父也曰寶盦者考諸周禮雖有掌玉盦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博古圖

周季娟鼎

正月王在我周

王徙于楚麓命
小臣陵先見楚居
王至于徙居廡
遣小臣陵錫貝錫
馬兩陵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娟寶尊彝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

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為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為麓則徙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為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季

者又特言其序耳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博古圖

右季娟彝銘藏洛陽趙氏銘字畫與大篆小異蓋古文也當是周初接商時器余遍閱商周諸器銘所謂古文者大率如此而唐之所書皆別作一體筆畫踈瘦與彝鼎間字絶異雖李陽冰亦為之不知何所依據余以為學古文當以彝鼎間字為法金石錄

銘四十有九字結密而小墨林快事

周中鼎

中作寶鼎

中謂南宮中耳後有數鼎皆一時物也鍾鼎款識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鏤與父已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

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最為純厚者焉博古圖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中不知其為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紹興古器評

南宮中鼎一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太
史恬懷土王曰中
茲懷人內史錫于
珷王作臣令括里
汝懷土作乃采中
對王休命𪔂父乙尊
惟臣尚中臣赫赫

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五寸四

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
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足銘五十七
字

南宮中鼎二

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

先相南國貫行埶

王位在射圃真

山中呼歸生原

刊王埶刊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南宮中鼎三

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

先相南國貫行執

王位在射圃真山

中呼歸生原刊王

執刊寶彝

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釆者葢釆事也命以立事則因爲此鼎而勒之銘也其云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爲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

略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闕疑以待博識

博古

圖

右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也南宮

爲氏在周有之前一鼎曰錫于珷王集韻云玉珷小

闕

也又言作乃釆者蓋釆事也命以立事故因爲此

鼎而刻之銘也此鼎也而謂之䵼鼎父乙尊䵼煮鼎也

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後云惟臣尚中臣赫赫

者如赫赫師尹之義第二第三鼎曰伐虎方者虎方

猶鬼方也虎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耳又王位在射圃而射字極古如穿辟父敦射字也（鐘鼎款識）

周穆公鼎

成曰丕顯走皇祖穆公克

夾釁先王曰左方穆成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繼命成允祖考政

于邾邦弘大賜

朕般石作作命臣工哀哉用

天降亦喪于上或亦唯器

屋　方率南節東　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迺六以八以曰冕

成恭侯方眉壽子佑

自客欲每克我爵

武公乃我率公朱軒百

泰百徒作王

亦以 八 以

矦 勿 壽 率 雩

至 于 京 我

方 成

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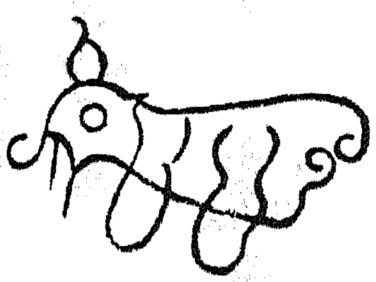
寶　其萬〻子〻孫〻寶用

右高一尺一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濶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足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沒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鼎得於華陰洫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

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為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穆公者玟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令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禘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元王元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卨至于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禘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

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其可以意得者如此博古圖

周象鼎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濶九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足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為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著之耶是器腹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紋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己鼎

癸亥王徙刋作册妝新室王賡作册豐貝太子錫練

大貝用作父己寶鬲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

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已寶而已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公得於已則末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螭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博古圖觀其銘文乃周鼎也而曰父已寶鬲蓋商末周初之器鐘鼎款識

周言肇鼎

其永寶用享

言肇作尊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三分濶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乏而漢鼎不能逮也 博古圖

周雝公緘鼎 集古錄 金石錄 廣川書跋俱作商雒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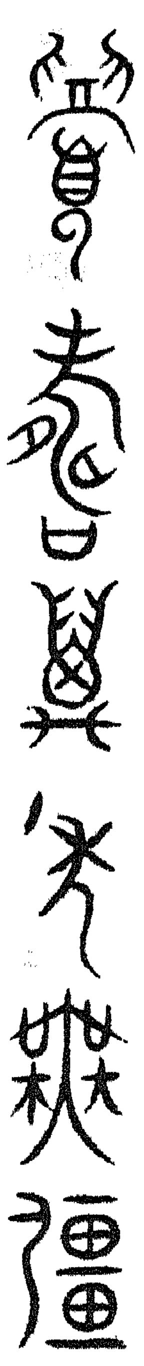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緘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乙

眉壽萬年無疆



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濶一分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

數也昔歐陽修謂雝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博古圖

右商雝鼎銘者原父在長安時得之上雝其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誠作隮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父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

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問十有四月者何原父
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集古錄
古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曰維十有四月蔡君謨
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
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
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嘗考之古人
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
藏敦銘有云維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

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金石錄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原父以丁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

月為正故管子十有三月令人之會二十四月曾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呂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其時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廣川書跋

周緜鼎

緐女

緐於經傳無所見緐與繁同即名字也女者緐之女也王楚釋作子字恐未然鍾鼎款識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濶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緐與經傳無所見獨於敔緐鼎有銘曰緐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二十三年九月

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䜌者周之時也

博古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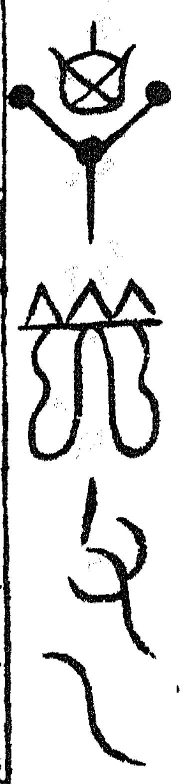
按䜌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䜌鼎蓋有銘曰宋公

䜌作餗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

䜌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

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古器評

周單父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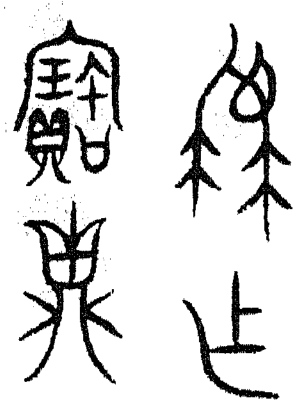
旗單冏父乙

銘曰父乙蓋乙非獨商之號如齊有乙公之謂也鍾鼎
款識

右高八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濶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濶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濶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四足銘五字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令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能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為周之卿士者也曰旗

者穆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為商之號如齊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囿父祖之名乎博古圖

周益鼎



益作

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濶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

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益未知孰是蓋作鼎彝必有大勳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博古圖

周叔液鼎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祈眉

壽萬年無疆　壽萬年無疆

永寶用之　永寶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博古圖

曰饋鼎者如飼鼎餗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
攸當饋則取滫飯之意焉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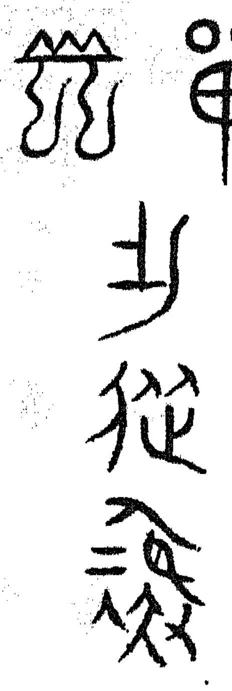
周叔夜鼎

叔夜鑄其饋
鼎以征以行用
鑄用羹用祈
眉壽無疆

叔夜蓋周之八士也銘曰鑄其饋鼎以征以行太公

作簋亦曰釁寶簋耳 鍾鼎款識

周單冏從鼎



單冏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濶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濶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濶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絕有襄公頃公

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獨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嘗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夔鳳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illegible]紋飾豈徒為哉博古圖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